

小城故事

探访武夷山“不装修”的三十年锅边老店——

“街坊邻居吃着高兴,我就开心”

□本报记者 林李冰 文/摄

清晨五点多,武夷山环岛旁的巷子还裹着一层灰青色晨雾。往里走,“滋滋”脆响愈发清晰——那是米浆触碰到滚烫铁锅,瞬间凝结成型的声响。米香混着蒸腾热气从店内漫出,门口停满电动车,排队的人目光紧锁那口大锅,静待一碗刚出锅的锅边。

三十载春秋,雷美花和她的锅边摊,就凭着这一声脆响、一缕香气,准时唤醒半条巷子的晨光。

一口铁锅,煮沸三十年烟火

这家“锅边早餐店”毫不起眼,褪色的招牌挂在三间相连的老式铺面上,斑驳墙皮刻满岁月痕迹。

厨房就支在门口,一口大灶占去大半空间,腾腾蒸汽模糊了雷美花的身影。她系着旧围裙,手中铁勺翻飞,利落刮下凝固的米皮,送入高汤,再撒上鱿鱼干、香菇、豆芽与



锅边加上一勺辣椒酱,更加热辣爽口。

芹菜,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

“没什么秘诀,就是料足、火候到。”雷美花擦去额角被热气熏出的汗珠,转头就熟练地唤住熟客,“老陈,今天还是一碗锅边、一根油条?”

“对咯,就馋这口热乎的!”陈伯笑着应声,往前挪了挪脚步。作为几十年的老街坊,他坦言自己从不是醒得早,而是“被这味道勾醒的”;“冬天里,一碗刚出锅的锅边下肚,烫嘴又暖心,寒气全散,一整天都舒坦。”

七点半迎来客流高峰,店内人声鼎沸。赶学的学生囫囵几口吞下一碗,步履匆匆奔赴校园;晨练归来的老人慢悠悠啜饮,细品烟火滋味;建筑工人呼噜噜喝完一大碗,呼出一口白雾,浑身便攒足了开工的力气。

靠墙而坐的林阿姨,从青丝吃到白发。“我女儿在福州工作,每次回来第一顿早饭,必定拉着我来这儿。”她笑着说,“她说,妈,这味道,别处吃不着。”

谁也想不到,如今这三间相连的铺面,是雷美花凭着一口锅、一碗锅边,慢慢“熬”出来的。

三十年前,店铺只有一间铺面,雷美花和丈夫起早贪黑守着。那时日子清苦,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磨米浆、备食材,忙到下午两三点才歇业。炒小菜、煮锅边,她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。

“一个月到手利润就几百块。”回忆起过往,雷美花眼角漾起笑意,“后来有亲戚朋友合伙来帮忙,耐不住这份辛苦,陆续都走了,只剩我一个人守着。”

日子虽苦,雷美花对食材却从不含糊。米浆要用当年新米磨制,海鲜干货要挑成色最好的,三四样小菜也都是每天现炒。这份实在,留住了老街坊,生意也渐渐有了起



早高峰时段,雷美花在灶台前连续忙碌,为等候的食客烹煮热腾腾的锅边早餐。

一本账本,只算食材不算装潢

色。后来隔壁空铺出租,她咬咬牙盘了下来;再后来,第三间铺面也被她收入囊中。

如今的三间铺面,墙上的油烟痕迹经年累月,恰似一幅藏着岁月故事的抽象画。店里没有精致菜单,价格就写在墙上的小白板上:锅边3元、绿豆汤3元、油饼1元、油条2元……

从最初5毛一碗,涨到7毛、1.5元、2元,再到如今的3元,这份实惠,雷美花一守就是三十年。

有人劝她装修店面,雷美花摆了摆手:“装修干啥?大家来吃的是味道,是这口热乎气,又不是‘吃环境’。钱要花在锅里,凳子桌子结实,能让人安心坐下吃口热饭就行。”她的账本里,没有华丽装潢的开销,只有实打实的食材成本,和老客们的口口相传。

一句真心话,守着烟火守着客

上午十点多,晨光渐暖,

巷子里的人声渐渐散去。雷美花终于得空,坐在门口矮凳上泡上一壶热茶,看着客人们收拾碗筷,听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,巷子慢慢恢复了清晨的静谧。

这几年,常有游客循着导航找来。小车开不进窄巷,便停在主路边步行而来。看到门口密密麻麻的电动车和朴素至极的铺面,有人会愣神,雷美花便直爽地招呼:“地方破破的,就吃个老味道,东西绝对干净。”

也有年轻博主扛着相机想来拍视频,雷美花大多婉拒:“多拍吃的就行,不用拍我。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做吃

的。”

她的世界很小,小到只装得下这三间铺面、一口大灶,还有来来往往的老客。她记得李老师不吃葱,张师傅偏爱糊一点的锅边,隔壁街的小伙总赶时间,要优先给他做。

对雷美花而言,这家店早已不只是营生的铺子,更成了老武夷人心里的一份牵挂。物价涨了一轮又一轮,她的锅边只微微调价;三十年风雨变迁,她的灶台始终温热。“一天不做,反而浑身不自在。”雷美花擦了擦手,望向巷外的大马路,眉眼间满是诚恳,“街坊邻居吃着高兴,我就开心。”

延平区峡阳镇老木匠张长杨四十年来坚守匠心,坚持传统工艺——

一刨一凿,薪火传承

□本报记者 黄靓 通讯员 刘妍灵 文/摄

腊月的延平峡阳镇,晨雾漫过青石板路,将路面浸润得莹润发亮。将军街7号张氏百忍堂内,73岁的老木匠张长杨躬身伏案,布满老茧的双手紧攥刨子,在木板上稳稳滑动。木花簌簌飘落,如碎雪沾衣,他正为这座明末清初的古祠堂赶制新桌面,给新春添一抹质朴匠心。

“再过不久就要过年,得赶在乡亲们祭祖前把桌面做好,不能耽误大伙儿聚会。”张长杨的木工坊,就在离百忍堂不远的一间居民房里——这里既是他的家,也是他与木头相伴半生的方寸天地。锯、凿、锉、斧、刨等数十件老式工具整齐排列,每一件都镌刻着岁月痕迹,陪伴他打造出上千件木制品。

无师自通,与木结缘一生

“我这辈子没拜过师父,做木工全凭喜欢,靠的就是瞎琢磨。”谈及与木工的缘分,张长杨的眼角泛起光亮。他的父亲是做饼师傅,只因自家小店需木架、木盆等器具,便练出一手简易木工活,家中常年摆着几套工具。

“小时候不贪别的,就爱蹲在父亲身边摆弄木头和工具。”张长杨回忆,看着一块不起眼的木料在手中蜕变,变成能用的物件,心里满是新奇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父亲做的木剑、木枪,是他最珍贵的玩具。

十岁出头,他便学着父亲的样子,找废木料试做小木凳。“第一次做的凳子歪歪扭扭,四条腿长短不一,一坐就晃,但我没扔,反倒越做越上瘾。”真正帮他入门的是哥哥——哥哥曾拜师学做家具,张长杨便在一旁打下手,递工具、磨木料,悄悄摸清了木工门道。

“跟着哥哥做完一套家具,榫卯怎么拼、木料怎么选,我就大概有数了。”没有图纸、无人指点,张长杨全靠“看”与“悟”。他常跑到村里老宅子,细看古民居的窗棂、梁架,把心仪的花纹刻在心里;见镇上老木匠干活,便站在一旁驻足良久,琢磨刨子的角度、凿子的力度。

在林场工作时,他近水楼台先得月,用废弃木料打造床头柜、床铺,手艺在一次次实践中愈发娴熟。1981年,凭借过硬手艺,他被招进当地家具厂,成了一名正式木工。“那五年是我手艺进步最快的日子,木料齐全、活儿多样,从简单桌椅到复杂衣柜,慢慢都练熟了。”

1985年,家具厂转型做门框等简单构件,张长杨索性辞职,承包车间为村民定制家具。“那时候村里人结婚,都要做一套实木家具,木料是他们提前备好晾干

张长杨正在为木质家具做雕花



张长杨制作的小型屏风,雕刻的梅、兰、竹、菊栩栩如生。

的,我上门施工,一套活要干二十几天。”他笑着说,虽累,但看到乡亲们满意的模样,心里就格外踏实。

一刨一凿,时光淬炼真功夫

张长杨的木工坊里,最打眼的便是那些陪伴他数十年的老工具:木柄刨子的手柄被磨得油光锃亮,铁制凿子虽带锈迹却依旧锋利,还有几件小型雕刻工具,是他亲手打磨的。“这些老伙计跟着我一辈子,用着顺手,舍不得换。”

他总说,木工是慢活,容不得半点急躁,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。刨木料要做到“平如镜”,两块木板拼接需严丝合缝;而做柜门、抽屉,又得留几分空隙,避免木材受潮膨胀、无法开合。就是这双关节粗大、布满老茧的手,能精准拿捏木料材质,凭手感控制刨子力度,将误差锁在毫厘之间。

打造圆形器物是张长杨的拿手绝活。他做的圆形木盆、弧形提篮,由十几块木板拼接而成,每一块板材的弧度,都要精准计算内径、外径,锯好后还要反复调整模板,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才能成型。“做圆活最费耐心,有时候单调整模板,就要耗上一整天。”

在他眼里,木工不仅是谋生手艺,更是“点木成金”的本事——别人眼中只能当柴烧的边角料,到了他手里,总能变成精致小摆件。他拿起一个樟木小凳,木纹间泛着淡淡光泽:“这是樟树根部的木料,别人拿去烧火,我觉得纹理好看,就做成了小凳,樟木还能防虫,实用又美观。”这份手艺,早已让乡亲们赞不绝口。

坚守传统的同时,张长杨也在悄悄创新。他发现年轻人不喜欢笨重的传统家具,便将大屏风缩小,做成精致的桌面摆件;把大型挂笔架改小巧收纳架,既保留榫卯精髓,又贴合现代审美。“以前的大挂架占地方,年轻人不喜欢,我就往小巧精致里改,放在办公桌上当摆设,很受欢迎。”

峡阳这座千年古镇,留存着许多明清木雕建筑,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灵感。“镇上老宅子的门窗、房梁上,有很多精美的花纹,我看到喜欢的就记下来,改良后用到自己的作品里,年轻人还挺待见。”他指着架子上的草龙纹摆件说道。

匠心传艺,老匠人的喜与盼

四十余年深耕不辍,张长杨的手艺在峡阳镇家喻户晓。村里的宗祠修缮、古民居修复,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“修复古建筑比做新家具难多了,既要匹配原有风格,还得保证结实耐用。”他坦言,供桌需承重,就得选坚硬的硬木,雕刻花



张长杨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制作出的木质套盒

纹也要和祠堂老构件呼应,半点不能马虎。

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,峡阳千年文脉滋养了祠堂文化、古民居文化,也孕育了一批像张长杨这样的乡村工匠。但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推进,传统木工手艺正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。“现在年轻人结婚,都买成品家具,款式多、价格也实惠,很少有人再找木匠定制了。”话语间,藏着几分无奈。

张长杨坦言,如今找他做活的多是中老年人,“老人家念旧,觉得实木家具结实耐用;年轻人偏爱时尚简约的成品,觉得定制周期长,不合心意。”最让他忧心的,是手艺的传承问题。年轻时,他曾带过两个徒弟,一个学了三年没入门,自行离去;另一个学了一年,嫌活儿辛苦,半途放弃。

“木工活儿苦啊,每天跟锯子、刨子打交道,手上磨起泡是常事,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这份苦。”他记得,自己单练习刨木板,就花了好几个月,而如今的年轻人,往往少了这份耐心,总想快点学成。

虽已年过七旬,张长杨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工具。只要有人找他做活,无论活儿大小活儿小,他都一丝不苟。空闲时,他便琢磨新样式,把峡阳的古建元素、民俗文化融入作品,盼着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木工的魅力。

令他欣慰的是,近年来延平区不断加大乡土工匠扶持力度,将工匠人才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,通过政策扶持、技能培训、搭建平台等方式,助力乡土工匠成长。峡阳镇也出台政策,以“师徒徒”、技艺展示等形式,扶持传统手艺传承,营造尊重技能、尊重人才的氛围。

“现在有不少年轻人,对榫卯工艺感兴趣,会慕名来参观我的木工坊和作品。”张长杨笑着说,即便他们未必能学会这门手艺,但能让年轻人知晓这些老手艺,也是一种传承。

木作传薪火,匠人守初心。四十年潜心钻研,张长杨用一刨一凿诠释着工匠精神。他的身影,温暖了峡阳的古老街巷;他的坚守,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手艺在岁月中延续的希望。



邵武:

小事办到位 温暖不『缺位』

□本报记者 林水鑫 通讯员 王晓云 林丽

寒冬腊月,在邵武市龙祥物流园区的便民服务点前,志愿者把一杯杯热水递到过往货车司机手中,细细叮嘱着最新的出行路况;杜氏木业的生产车间里,技术骨干带着工友们围在设备旁钻研,攻克眼前的生产难题;志愿者们敲开社区独居老人的家门,把采购的生活用品放下,顺手帮着打扫起屋子……如今的邵武,一个个暖心场景在城乡各处上演,各类民生服务精准对接需求,企业发展充满活力,一幅幅温情共治的生活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近年来,邵武市深耕“两企三新”领域党建工作,锚定“围绕发展抓党建,抓好党建促发展”核心思路,通过建强组织堡垒、搭建服务平台、深化融合赋能,推动“两企三新”党组织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覆盖”提质,让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,以党建聚合多元力量,为“邵武是个好地方”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动能。

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、需求多样,邵武便循着他们的足迹,精准搭建起一个个暖心服务阵地,织密了一张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网络。“跑单累了能歇歇脚,渴了有热水喝,想了解社保、维权这些政策也能随时问,真是太贴心了!”美团骑手小李刚走进工会驿站,志愿者们就递上了热饮,他捧着杯子,脸上满是暖意。

目前,邵武已建成工会驿站、青年驿站、司机之家等各类服务阵地152个,还专门打造了“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数字地图”,手机一点就能找到就近的服务点,让温暖随时随地可达。不仅如此,当地还通过专题培训、现场观摩等方式,一点点提升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,构建起上下联动的服务体系,确保无论何时何地,服务都不缺位、不断档。

这些遍布城乡的服务阵地,就像一个个温暖的纽带,串联起民生服务与发展活力,让营商环境更优化,生活环境更舒心。在企业服务方面,邵武深化“铁城店小二”模式,推行“一窗办、网上办、全时办”,把复杂的审批流程简化,帮企业降低运营成本。“以前办业务要跑好几个部门,现在一个窗口就能搞定,还有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读惠企政策,帮我们申请扶持资金,真是省了不少心!”某竹木加工企业财务负责人张女士说起这些服务,连连称赞。

针对新就业群体,当地还建立了诉求直通机制,货车司机反映的停车难、外卖骑手关心的社保缴纳问题,都能被及时收集、快速解决。专门设立的共享工位,更给创业者们提供了办公、交流的一站式空间,让梦想的种子有了扎根的土壤。

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,让社区治理满是人情味。禾商会联动社区开展“微心愿”认领活动,20余个助老助学的小心愿被一点点点亮。“我想要一台新的收音机,没想到真的有人送来,还陪我调试好,太感动了。”社区独居老人李阿姨抚摸着崭新的收音机,眼眶微微湿润。物业工作人员组成的服务小队,也主动投身社区治理,市容整治、增设停车位等252件民生难题,都在他们的奔走中得到了解决。

在城市的角落,企业志愿者主动参与楼道清理、文艺汇演等活动,给社区添彩;外卖配送员们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,随手捡拾垃圾,提醒商户规范经营,成为文明创建的“移动探头”。乡村振兴的战场上,社工组织忙着挖掘本地能人、链接公益资源,培育特色产业协会,打造农产品品牌。“以前我们的土特产卖不上价,现在有了协会帮忙找销路、做品牌,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!”乡村种植户陈大哥笑着说,话语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

如今的邵武,从企业车间到社区院落,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,多元服务力量同向发力,让温暖浸润到每个人的心田。邵武市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,邵武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,凝聚更多温暖合力,让这座铁城的温情底色愈发浓厚。